

身处绝境，活着比牺牲更煎熬，更需要勇气

绝

朱昭宾 李鲁轲★ 著

他的对手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敌人，随时可能叛变的战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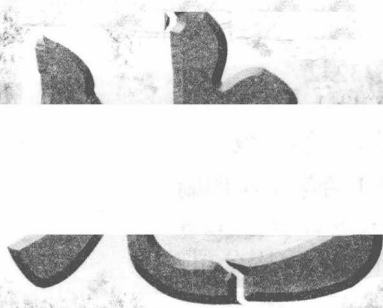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处境：被怀疑被猜忌被陷害，屡屡面对死神的威胁

他的任务：进入最不可能接近的绝地，完成一次最不可思议的行动

地

绝

朱昭宾 李鲁轲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地/朱昭宾, 李鲁轲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12

ISBN 978-7-80755-743-2

I. 绝… II. ①朱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1973 号

书 名: 绝 地

作 者: 朱昭宾 李鲁轲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 - 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 - 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 - 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380 千字

印 张: 22.5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743-2

定 价: 3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惨淡的月光，把幽深的巷子照成了一条条充满阴谋、危机四伏、面目狰狞的峡谷。像狐狸一样矫捷的黄显才从一个巷口跑到另一个巷口。他探头探脑地窥视着身前身后抖动着的鬼魅般的暗影，一种不祥的征兆让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；但他只能鼓起勇气，跑出了那条又窄又长的巷子，拐了几个弯后钻进了一座废弃的空旷的库房内。他发现了一堆还散发着霉味的杂物，他认为这堆杂物足可给他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，就迅速地跑了过去。他靠在上面警觉地张望四周，确定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暗影并没有出现时，就以为自己心理上出了毛病，才知道刚才所有的担心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呢。他喘着风箱一样的粗气，摸出一支烟来点上深吸一口，然后眼睛微闭，一种惊魂顿消的舒坦之感悄然攀上心头。然而，当他再次把烟放在嘴边，还没有来得及吸第二口的时候，香烟却突然被别人拿走了。黄显才大吃一惊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一个面目模糊的人正对他龇着牙，表现出一种胜券在握的嘲讽。黄显才本能地去摸腰间的手枪，可已经晚了，他的脑门被另一个人的手枪冷冷地顶住了。黄显才有些哆嗦，但他还是佯装镇静地说：“是打劫吗……我……身上的钱尽管拿去……”

那个面目模糊的人咬着烟的嘴巴只笑不语，而手枪顶在黄显才脑门上的人并不想要钱，他迅速从黄显才的腰间把枪拔出来。

这时已经有数人围住了黄显才，他知道自己掉进陷阱了。

“你……你们是？”黄显才还没有把话说出，就被刚才那个拿烟的人狠地把烟塞进了他的嘴里，黄显才被烟头烫得惨叫一声。

那个拿枪的人说：“我们认识一下。我是保密局东江站行动队队长杨玉林，这位是我们站长。”

黄显才明白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他碰着的手是心狠手辣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，而抢了他的烟的那人，正是阴险诡诈的保密局东江站站长冷铁新。他哆嗦了几下还想说点什么，但嘴没有张开，就被一个大黑袋子牢牢地把脑袋罩住，像扔一截子木头一样，把他扔在了车上。

身为地下工作者的黄显才对于这个结果似乎早有准备，他知道国民党特务们的手段，但有许多人还是活了下来，他想他不应该是那些太倒霉的人。于是，他在嘴巴子和皮带之下，表现得很有骨气，他甚至嘲笑那些打手们是末日来临之前最后的歇斯底里者，他发狠似的用舌头把嘴角上的血收回嘴里，酿成一口黏黏的血痰，喷在了那个眉毛倒竖的家伙的脸上。

可是当他看到那个家伙从另一个房间里，拿着一个烧红的烙铁像拿着一团蔫了的玫瑰，晃晃悠悠地向他走来的时候，他还准备拿出肌肉最多的地方来迎对它，然而烙铁的走向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，它优雅地划着弧线向他的裤裆里伸去。在它还没有挨住他的时候，他的想象力已经知道了它要攻击的目标，这使他提前崩溃了，他大声喊着，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与特务们分享。可是那把烙铁并不想饶他，只是稍微改变了攻击目标，在他的大腿上掀起了一股白烟，算是对那口血痰的一个小小的报复。黄显才看到那家伙很得意，他阴阴阳阳的，笑得像个地狱里的厉鬼。

杨玉林给那个得意的家伙一个重重的大嘴巴，又飞起一脚把他踹出门去。然后，皮笑肉不笑地给黄显才松了绑。

然而，黄显才的背叛，却给东江的地下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

保密局东江站的对外公开招牌是东江市政府调查处，它的办公地点是一处掩映在绿树丛荫之中的大院，院中有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物，不但显得盛气凌人，还让人感觉到了几分阴冷几分凶险。便衣特务以及那些喘着粗气的吉普车摩托车，阴魂一样从这里出出进进，而获得了东江地下组织活动情况的东江站，似乎也比以前更繁忙起来。

这一天，当惨淡的太阳渐渐下坠的时候，一身中式打扮的黄显才从人

力车上跳下来，步履急促地向楼内跑去，从肩佩少校军衔的刘啸尘身边擦过。此刻，刘啸尘怀里抱着一沓卷宗，正要给冷铁新送过去，在进门的时候，却与正向门外冲来的冷铁新撞了个满怀，他怀里抱着的卷宗也散落了一地。

“处座，对不起！”刘啸尘道。

“啸尘，快去开车。”冷铁新显得口气很急的样子，一边脚不停步地继续朝门外走去，一边吩咐刘啸尘说。

刘啸尘瞟了一眼跟在冷铁新后边的黄显才，立刻意识到出了问题。他赶紧把卷宗拾起来放进屋里，然后跑步到院子里发动了吉普车。这个时候黄显才和冷铁新早就坐在了吉普车上，黄显才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，一副颇有韬略的样子。吉普车开出没多久，迎面碰到了杨玉林等人分乘几辆挎斗三轮摩托车，从外边执行任务回来，冷铁新没等他们停稳就命令跟上，一起到东江郊外的夫子庙去。

“处座，有任务？”杨玉林问道。

“对。”冷铁新说，“记住，在离夫子庙一里左右时，把车靠边，全部熄火。”

吉普车沿着一条小路疾驰着。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冷铁新透过后窗玻璃，看了看车后边扬起的尘土，以及在尘土中若隐若现的摩托车队，脸上露出了惬意的表情。

“你怎么就知道今天一定是一条大鱼呢？”冷铁新冷不丁地问了黄显才一句。

“周蒲祥是共党的特别联络员，他的身份很重要，我想他单线联系的也不会是小鱼。”黄显才说。这个为了守住自己的裤裆而叛变了家伙，讨好起新的主子来可谓不遗余力。他已经暗中盯了周蒲祥三天三夜了。

刘啸尘斜视了一眼黄显才，看到他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就感到这的确是个求功心切而且不择手段的家伙，居然比冷铁新还要急得厉害。刘啸尘从黄显才的口气中听出了这次行动，将会给东江地下组织构成的危害和威胁。

而此时在残阳斜照的夫子庙废墟上的周蒲祥，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即将逼近的危险。他巧妙地与岳中盛接上头后，坐在破残的台阶上，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纸条递给岳中盛，说道：

“我从保密局内线那儿知道，这几位同志已经暴露了，希望组织上尽快



安排他们撤离。”

“好!”岳中盛收起纸条道,“黎明即将来临,对我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来说,也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。”

“是啊,上级还指示我们,朱总司令已经发出了解放全国的进军令,国民党肯定不甘心给我们留下一个完整的城市。所以,让我们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东江的破坏计划和行动!”

岳中盛点点头。这时,他无意中发现不远处的路上尘土飞扬,定睛细看,有一辆吉普车正在向夫子庙这边疾驰而来。他与周蒲祥对视了一下,两人都感到情况有些不对头,于是,他们起身迅速向林间撤离,悄悄地隐蔽在树后观察路上的动静。

车子在离夫子庙还有一里左右时,冷铁新从车窗里伸出一只手,示意杨玉林停车待命。坐在摩托车挎斗里的杨玉林看到冷铁新的手势,连忙命令驾驶摩托的特务减速熄火靠向路边。但刘啸尘却不打算执行冷铁新的命令,他脚一踩油门,车子像脱兔一样飞奔起来。冷铁新见状大吼:“啸尘,停车!你怎么不停车?!”

“处座,刹车失灵了。”刘啸尘说。

“屁话,你的脚还踩在油门上。”一旁的黄显才大叫道。

刘啸尘没有理会他的吼叫,继续驾着车疯跑。坐在副驾驶座的黄显才已经看出了刘啸尘的用意,他正要刘啸尘采取行动,却被刘啸尘一肘子捣在太阳穴上,脑袋一歪不动了。坐在后座的冷铁新大吃一惊,他迅速拔出手枪顶在刘啸尘的后脑勺上大声叫着:“如果你不停车,我就毙了你!”

刘啸尘知道后座上那个残忍的家伙只要稍一动食指,他的命就算交待了,可是他还是做着最后的努力,他猛打一下方向盘,使冷铁新的身体立刻失去了平衡,手枪在离开他的脑袋的同时响了。没有打着刘啸尘,却把前挡风玻璃打碎了。刘啸尘顾不上太多,他一边加快速度,一边狠劲扭动着方向盘,车身像一头被打蒙了的公牛,发出怪异的叫声在路上东蹿西跳,使冷铁新在后车座上滚来滚去找不到平衡。当他再次举枪扑向刘啸尘时,手枪却冷不防被刘啸尘迅疾用手腕搥飞,冷铁新也不示弱,顺势弯过胳膊把刘啸尘的脖子钳住,并死死地勒紧了他。这是留给冷铁新唯一的机会,他想用这个方式控制住刘啸尘,乃至将其消灭,给自己的生命最后一线希望。刘啸尘与他想的恰好相反,他此时的唯一念头就是给夫子庙上的人们送去一个明显的信号,使冷铁新的行动夭折,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。

岳中盛和周蒲祥确实准确地收到了这个信号，并且也在惊鸿一瞥中看到了与冷铁新搏斗的刘啸尘。

车子在夫子庙的废墟上猛烈地颠簸了几下后，疯狂地冲向了悬崖，这一切让躲在树林里的两个人和随后追来的杨玉林等，都十分震惊。然而，车上的两个无畏的勇士，都在为自己的信念和信仰激烈地搏斗着。车子翻入悬崖的瞬间，刘啸尘与冷铁新被甩到了车外，但他们两人仍牢牢地抱在一起，这个精彩而壮烈的画面让人揪心和战栗，那是两个共赴黄泉的人，以优美的姿势所展现出的生命的最后的灿烂。

然而，当他们下坠到悬崖半腰的时候，刘啸尘凭着本能，发现了一棵斜逸横出的松树杈子，脑海里霎时闪过拯救自己的念头，他不可思议地猛然将身体的角度由侧身转为向下，这个凌空的轻微改变，将冷铁新的身子插入了一个六寸水管般的树杈上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悬崖上静得要死，就像一件破皮袄落在了树上。树杈无法承受两人的重量戛然折断，倒霉的冷铁新已经被悬崖上那个多情的树杈给了致命一击，又先坠地，恰恰成了刘啸尘一个很好的垫子，刘啸尘被这个垫子弹起两米多高落在了一边。他当场昏迷过去了。

与周蒲祥和岳中盛火拼了一阵子后的杨玉林，发现目标消失后赶快来到了悬崖下，绕过正在熊熊燃烧的吉普车以及与吉普车一起熊熊燃烧的黄显才后，来到冷铁新身边，经过一通呼喊，居然把奄奄一息的冷铁新唤得回光返照了片刻。冷铁新睁了一下铁青的眼睛，用尽他最后一丝力气，举起一只手指了一下躺在一边的刘啸尘，尽管他没有说出一个明确的字，但在这个特殊时刻，他这个举动足以让杨玉林心中对刘啸尘产生了疑问。

杨玉林忽然转目看着尚有气息的刘啸尘，目光中充满着凶狠和疑问：“快送医院。”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活口，并希望通过这个活口，找到东江地下组织的突破口，实现对东江地下组织更大的破坏和打击。



2

一辆黑色别克车缓缓地停在东江外滩华丰银行门前。西装革履的岳中盛从车上下下来，迈着四方步向楼内走去。银行职员们看到他后都恭敬地闪立一旁，热情地称他为岳董事长，尽管他也谦和地点头回应着，但却感到这些礼节有些多余了。他坐进自己豪华的老板台里，顿时感到无事可做了，他拿起写字台上的烟斗，慢条斯理地把烟丝装进去点上抽起来。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，他似乎又看到了几天前那惊险的一幕和那个惨烈的场面，若不是那个无畏的内线救了他，他相信躺在血泊里的一定是他和周蒲祥了。他有一种虎口逃生的庆幸与得意。

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，进来的是抱着一沓文件的女秘书：“岳董，这里有一张请柬。今晚的，是市长派人送来的。”

岳中盛一怔，问：“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好像是欢迎一个新上任的处长。晚上六点半，在东江大酒店。”

“看来这个处长面子不小啊！”岳中盛似乎是对女秘书说，又似乎是自言自语。

东江大酒店的宴会大厅里灯火辉煌，乐声悠扬，一片衣香鬓影。在音乐的伴奏下，以东江市市长为首的一大群政府官员、社会名流及丽人名媛

们或翩翩起舞，或聚在一起聊天。上流社会的奢华、糜烂和欲望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岳中盛和他的侍从显然是姗姗来迟，但他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。在他转目流盼时恰好与张仲年对视在一起，张仲年如芒的目光让他吃了一惊，他们是老相识了，他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接替冷铁新，新上任的保密局东江站的站长，也是东江市政府调查处的新处长。而他也更知道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但骨子里却狡黠凶残的新处长，是一个更难对付的人物。岳中盛这样想着，却心不在焉地与别人打着招呼，实际上他觉得他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当他无可回避地接受了一个女人恭恭敬敬的邀请，滑进舞池，在熬完了一支舞曲正想脱身离去时，张仲年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

“高来先生，真是山不转水转，这么多年还能不期而遇，不能不说是天意啊！”

岳中盛佯装镇定地问道：“您……是在跟我说话吗？”说着故意看了一下身后，显然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扼制张仲年别有用心的热情。

“对！现在的岳董事长，过去的高来。”张仲年说。

“看来您认错人了。”岳中盛无意与他纠缠，想侧身走开，却被张仲年挡住了去路。

“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刻骨铭心的，我想对您更是如此。”张仲年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岳中盛的脸。

岳中盛掩饰地一笑，说道：“虽然我很想听懂阁下的话，可是……”他耸了耸肩，做出很无奈的样子。

“那我提醒您一下，我原来的名字叫吕子凡，虽然相隔十七年，但除了多了副眼镜，我变化应该不大。”张仲年说着摘下眼镜来。

“没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相像的人，看来我确实很像阁下这个十七年不见的朋友。”岳中盛说，“不过，没关系，如果您很怀念这个朋友，就把我当做他好了，反正能够结交阁下这样的朋友已经是岳某的莫大荣幸了。”

“很好！那我就借机高攀一下了。”握过手后，张仲年转过脸说，“程菲，来认识一下，这位就是东江市大名鼎鼎的华丰银行董事长岳中盛先生。”

“哦，是银行家，失敬，失敬！我是张处长的秘书程菲。”程菲向岳中盛伸出了手。这位素面朝天的年轻女人，却有着清水芙蓉般的美丽，让岳中盛眼前一亮。他伸出手谦恭地说道：

“你好，程小姐。”

“程菲，请岳先生跳个舞吧。”张仲年对程菲说。

岳中盛看出张仲年有意在与自己黏糊，没等程菲开口便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还有事要做，失陪了。我们来日方长呢。”

“好吧，来日方长。来日方长。”张仲年颇有深意地眯着眼睛看着岳中盛消失在舞厅的门口。

走出大酒店的岳中盛对着星光灿烂的夜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似乎感到了些许轻松，然后上了自己的车。

“董事长，刚才有位先生叫我把这封信交给您。”司机说着，斜身递过去一封信。

岳中盛拆开信后，里面是一张纸条：

岳先生，请尽快回家去，家里才是安全的地方，这是忠告！

吕子凡

岳中盛看完后把纸条塞进信封里，然后叫司机掉头去东江大学。

“董事长，这里还有一封信。”司机说着，又递过去一封信，“那位先生说了，如果您要改变行车路线时，再把这封信交给您看。”

岳中盛十分惊讶，他感到自己的行动已经被人监视，而且对他的判断是那样的准确。他连忙打开信后看到：

岳先生，乱跑是很危险的！请接受老朋友吕子凡的最后一次忠告。

岳中盛看罢，只好告诉司机回家去了。

汽车徐徐地开到一幢别墅前停下来。望着别墅里透出来的柔和灯光，岳中盛心绪愈发紊乱。他知道他的自由已经受到了限制，如果执意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，他不仅要经受凄风苦雨的考验，甚至还要落到像夫子庙曾发生过的那样的下场。他不敢想，也不能往下想了。他告诉司机可以回去了，就下了车。没走两步，就听到车子的后备箱里发出了咚咚的声音，开始他与司机都以为是耳误，但响声越来越大，司机打开后备箱后，一个人敏捷地从那里跳出来，使两个人都大吃一惊。

“你是谁？”岳中盛的声音有些不稳。

“这你就不要问了。他是我的人，老五。”张仲年幽灵般地夹着公文包站在他的面前、这时岳中盛才意识到，只顾观察后备箱的动静了，却忽略

了一辆黑色别克早已停在了五步远的地方。岳中盛感到身上凉飕飕的。接着张仲年吩咐老五在这里等着，看看老五有些不放心的说：“岳董事长是我的老朋友了，没关系的。”这个老五是国民党少校军统特务，东江站侦防组副组长。张仲年看着岳中盛还在发怔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怎么，到了家门口了也不想邀请老朋友进家看看吗？”

岳中盛略有所悟地说：“好的。请吧！”

张仲年在岳中盛的别墅里转了一圈后说：“还是岳董事长气派啊！我要是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，这一辈子就什么事都不想了，可是岳董事长却还在不停地忙碌，真叫人想不透啊！”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材料，拍在了茶几上，又接着说道，“看看吧老朋友！这上边有你的亲笔签名。你不愿意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的组织吧？”

岳中盛向材料瞟了一眼，他看到上边写着“暗香浮动”2号，这可是铁证如山哪！他头上的冷汗聚成了豆粒那么大的从额头上滚落下来，他想喝口水压压惊，但哆嗦的手总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，蓦然间他把杯子砸向了张仲年。早有准备的张仲年躲过这一击后，冷笑着说道：

“岳董事长，你怎么变得如此不理智呢？以你的智商应该知道这是徒劳无益的。你是心境乱了，还是方寸乱了？”

“你真是阴魂不散！”岳中盛气馁地看了张仲年一眼，装了一斗烟丝，但手却抖得像摇筛子，张仲年从他的手里抢过火柴给他点上，说：

“这说明咱们有缘分，所以，我们要好好地合作啊！”

“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？”岳中盛无奈地吐出了一口烟问道。

张仲年用手拨了一下烟雾，说：“应该是不期而遇，其实自从把你释放之后，随后我就被秘密派到云南工作，不久抗战爆发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。”

“你想叫我干什么？”岳中盛又问道。

张仲年说：“把中共东江地下党组织名单交给我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不会轻易暴露你的身份的，因为我们还有更大的合作。你们的人快打过来了，我们可能要暂避一下锋芒，也许要不了多久，半年，也许一年后，我们还是要回来的。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“我要你作为我们的内应潜伏下来。”张仲年说，“至于你向我们提供的中共东江地下党组织的人员，我们也只是暂时实行监控，让其失去作用而

已。你告诉我，你们在保密局的卧底是谁？”

岳中盛苦笑着说：“你知道我们都是采取单线联系方式，很多部下我都没见过。”

“但是你一定知道负责与你联络的人。”张仲年锥子似的目光让岳中盛无处可逃。

岳中盛踌躇了一下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……他叫周蒲祥！”

岳中盛此时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多年的血雨腥风使他感到革命真的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，但从革命者到叛徒的角色转换，居然容易得只需在瞬间便可以完成了。十七年前，为了孩子他曾完成了这样一个转换，那时他孩子的性命就掌握在张仲年的手里，在听到孩子用稚嫩而凄楚的哭喊声一遍遍呼喊他的时候，他屈服了，并在张仲年递给他的自首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下了手印。此后在斗转星移光阴荏苒中，原有的耻辱戏剧性地被风卷而去，他又作了一个深度的角色转换，他为自己的这个转换偷偷地感到庆幸，因为他似乎看到了绚丽的曙光就在他的身边冉冉升起了。却没有想到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，使他在一个即将成熟的季节里，却无法收获期待已久的幸福而绚烂的果实。他痛恨张仲年，是因为他似乎永远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永远都是张仲年手里可任意摆布的一个棋子，什么时候需要自己，他就恰到好处地在什么时候出现，好像自己就是为了这个家伙而生的。他现在又成了叛徒。他不知道卧底保密局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，他的脑袋不知迟早是被张仲年拿掉，还是被张仲年极力想找到的那个人拿掉。但无论怎样，他觉得他不能坐以待毙，为了他那美丽而可怜的女儿，他也不能坐以待毙！

3

与冷铁新相反，新上任的保密局东江站站长张仲年对杨玉林等人似乎并不喜欢。就在东江大酒店宴会大厅里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时候，杨玉林等人只配待在医院里看护那个葬送了他们上司的刘啸尘，这叫杨玉林感到十分郁闷。所以他把所有的愤怒，都发泄在刘啸尘的身上了，他对刘啸尘奇迹般的生还而且还慢慢地好转感到不可思议，但他还是热烈地期盼着刘啸尘能够早日康复，能够证实他的看法是对的。因为他知道，在东江站除了他大胆地怀疑刘啸尘是共产党的卧底人员之外，还没有一个人有如此大胆的想象力。于是有一天，他对与他一起守在病房里的张仲年的另外一个亲信老三说：“三哥，我向你保证，他绝对是共产党的卧底。”

老三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地看了杨玉林一眼，问道：“你的根据是什么？”

杨玉林说：“在整个抓捕过程中，我冲在最前面。我听到了冷站长的枪声，我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他与冷站长的搏斗……”

“杨队长。”老三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，“有些事情是可以在心里想的，但一说出来恐怕就有误导的嫌疑。所以，我们尽量克制着不去伤害一个死里逃生的同事。来，帮助我把刘啸尘抬上轮椅，到室外走一走吧。”

“是。三哥。”杨玉林虽然对三哥的麻木深感不满，但还知道对这个新来的副站长的尊重。

正在花圃边踱步的张仲年，看到老三推着脑袋上缠满了绷带的刘啸尘沿着甬道走来，便快步迎了上去。而坐在轮椅上的刘啸尘也从绷带的缝隙中，看清楚了这个新到的上司。他用那个没有受伤的胳膊向张仲年敬了礼，说道：“处座您好！”

“你好！”张仲年一副平易近人的态度，问道，“怎么样，伤势好些了吗？”

“还好处座。让您费心了！”刘啸尘说。

“真是奇迹！”张仲年很赞叹的样子，对刘啸尘说，“冷站长当场死亡，而你是跟他一样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你却是眼前这个样子。真是不可思议！”

刘啸尘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哪来的什么奇迹哟！只不过我比冷站长幸运一点。这大概也与我灵活的身手有关吧！”

“哦，是这样啊……”张仲年沉吟了一下，又说道，“不过，我听说冷站长身手也不错。”

“对！但我有思想准备，而冷站长却没有！”刘啸尘说。

张仲年听了不禁一怔，他没想到刘啸尘会这么坦诚。

“当时是我开车，我对冷站长说刹车突然失灵了，冷站长却不相信。”刘啸尘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哦，那你为什么突然加速？”张仲年又问道。

刘啸尘说：“不是我加速，是因为冷站长不相信，黄显才伸脚来踩刹车，却踩到油门上。我想他是吓坏了！”

“冷站长为什么要开枪？”张仲年突然甩出了这句话后，眼光由原来的平和立刻变得严肃起来。现在他不是在用眼睛看问题，而是在用眼睛分析问题了。

刘啸尘继续说：“冷站长在车身摇晃时不小心扣动了扳机，枪走了火。”

“不对！”杨玉林忍不住地冲刘啸尘吼道，“他一定是认为你有问题！他不想开枪怎么会去扣扳机？”

“这样说也对，冷站长就是认为我有问题，所以才不相信刹车失灵啊！”刘啸尘针锋相对的回答让杨玉林顿时噎住了。

“……你……冷站长临终前指着你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杨玉林终于找到关键的问题。

“什么意思？我没看见啊！”刘啸尘反问杨玉林，“我当时不是正昏迷着吗？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吗？”

“处座，他这是狡辩！”杨玉林转向张仲年说道。

“杨队长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大的声音？”一直在察言观色的张仲年突然插话说道，“你以为你这么大的声音，刘啸尘就会怕你了？”

杨玉林呆住了。他在琢磨张仲年这犀利的话外之音。

刘啸尘也不禁微微一怔，瞟了一眼张仲年。显然他意识到张仲年是话里有话，意识到张仲年是个十分难对付的人。

张仲年拍了一下杨玉林，说：“杨队长，你想想看，假定刘啸尘真的像你认为的有问题，可敢从那么高的地方跟冷站长同归于尽，那也是需要相当的胆量的……而他现在却活生生地坐在这里，就更说明他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，这就应了那句老话，艺高人胆大啊！有这样胆量的人，难道还会怕你大喊大叫吗？”

杨玉林品出了张仲年话里暗藏的另一种意思，可是他并不甘心刘啸尘这个危险分子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生存，沉默片刻后他说：“可是……处座，他确实有问题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冷站长指着他……”

“刘啸尘，你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？”张仲年微笑地看着刘啸尘问道。

“冷站长不该怀疑我，否则也不会……”刘啸尘说到这里，故意停顿住了。

“不会什么？”张仲年问道。

“否则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。”刘啸尘说，“我当时建议把车撞在夫子庙的废墟上，可是……”刘啸尘苦笑着摇摇头，不再说了。

在场的人都对这个回答有些意外，显然他们一时似乎无法否定这种可能性。

刘啸尘看到自己的回答产生效果，便继续说道：“其实这都是一瞬间的事，黄显才踩在了油门上，冷站长却误以为是我在加速，我的建议变成了别有用心。一念之差，冷站长的枪响了，我们随后也就冲下了悬崖。”

刘啸尘的话让张仲年不得不用脑子做着系统的分析。看到张仲年沉思的样子，杨玉林只能暂时把话咽下。张仲年像是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：“能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居然没有伤残，看来你的身手确实不错！冷站长怎么只叫你做内勤？”

“其实冷站长对我算是知人善用，他把我放在了他认为更合适的位置上。”刘啸尘知道自己终于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，于是他沉着地用养伤期间深思熟虑的说法应对着。

“哦？怎么讲？”

“比如做外勤行动，我不够杨队长这么狠……”刘啸尘不容杨玉林开口

辩解，又接着说下去，“杨队长，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。其实，冷站长对你也算是知人善用，你当然有体会，所以，你对冷站长的死表现得这么悲痛，以致对我这么极端仇恨，所以从我内心而言，我并不介意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，我是在冤枉你？”杨玉林被刘啸尘明褒暗贬的话堵得窝火，却又无法直接反驳。

“哎，先不要作这些无谓的争执，让刘啸尘把话讲完。”张仲年不想听杨玉林的陈词滥调，他更想从刘啸尘的话中寻找蛛丝马迹。

“再就是，冷站长看重我略通笔墨，所以……”

张仲年默想了片刻后说：“哈哈，很好！你是个做特工的天才。”

“多谢处座的夸奖！”刘啸尘道。

杨玉林不平了，他冷冷地说：“你也别得意，处座只是说你是个特工天才，没说你是哪一方面的，哼哼……”

张仲年随即附和道：“哈哈，杨队长，你这话说得倒是有点意思！”说罢他转身回自己的车里去了。杨玉林紧随其后跟了过去。

“处座。你是不是对他太客气了。”杨玉林着急地说。

“依你怎样处理？”张仲年微笑着问道。

杨玉林说：“不怕死的人未必不怕痛，给他上大刑。”

“万一他不怕痛呢？”老三面无表情地问道。

杨玉林恶狠狠地说：“那就杀了他。”

“那没用！”张仲年说，“过去，我们杀共产党杀得还少吗？可是越杀越多！”

“处座？”杨玉林一呆，他感到自己的脑子实在跟不上这个新来的站长。

“杨队长，处座跟冷站长的风格不一样，换换脑筋，不然你不好干啊！”老三不无优越地冷笑道。

杨玉林惶恐地看向张仲年：“这个……处座……”

“杨队长，耐心点！耐心是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的。”张仲年一副很淡定的样子，使杨玉林暗中松了口气。同时，他开始明白一点，那就是这个新的上司要比老站长更狡诈。因此，他相信在张仲年这样的高手面前，刘啸尘的谜底很快就会被揭开。

在张仲年的关怀下，刘啸尘得以平安地度过了一些时日，但伤势的好转却没有让心情好转，他内心依然不无焦虑。因此，他一直设法得到每天